熙朝新語

熙朝新語卷五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

萬壽節。宴直隸各省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大臣官員士庶年九十以下六十以上者於暢春園。六十一年正月。宴滿漢文武大臣及斥退人員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於乾淸宮前。

御製七言律詩一首。

命與宴者各作詩紀盛。名曰千叟宴詩。宴畢各頒賚有差。

聖祖天縱聰明。留心格物。嘗諭廷臣曰。如雷擊木。必於略無瑕疵。枝葉整齊者方擊之。如擊馬。已割耳鼻之馬亦不擊。再書冊所載。雷斧雷楔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卑原者皆銅。朕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於泉水攪之。即可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冊則曰查達也。謹按陶南村輟耕錄載。蒙古人祈雨以水浸石子弄之。即可致雨。名曰鮓答即查達也。

康熙三十一年

上御乾清門。取性理展閱。謂諸臣曰。律呂新書所言算數專用徑一圍三之法。朕觀此法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舛錯可勝言耶。因取諸圖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之數。若圍圓則必有奇零。理甚明顯。朕觀八線表中半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圓者可以方算。開方法即從此出。至隔八相生之說。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

還本音。必須隔八。此一定之理。隨命樂人取笛和瑟。次第審音。至八聲仍還本音。又曰。算數精密。即河道閘口流水。亦可算晝夜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閘口濶狹。計一秒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計矣。

康熙四十三年

諭大學士等。戶部呈樣之斛斗升。朕俱注水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角寬窄不勻。算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亦

不勻。算積數得見方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零。其樣鉄斛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查性理大全嘉量篇第十二。內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鉄斛較多二萬分。因鉄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鉄斛五斗爲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分。又造新樣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二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因出新樣銅斗升付部。以鐵照式爲之。

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繙譯進呈。

上閱之曰。此乃喇提諾託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上去聲。而尚有入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院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知之。特不全耳。

聖祖諭廷臣曰。中國與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內。海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西洋人多論度數。自彼國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復北行入廣東界。嘗六閱月在海中不見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國有陸路可通。因隔鄂羅斯諸國。行人不便。故皆從水路而行。鄂羅斯距京師約萬二千里。西洋及土兒虎特地方皆與鄂羅斯接界。鄂羅斯倚土兒虎特馬匹。土兒虎特用鄂羅斯皮張。往年鄂羅斯與雪西洋戰。土兒虎特助之。大敗雪西洋。又回子溫都斯坦布海兒夜

見根等處產綿。製甲四十層。可敵浙江綿八十層。曾以鳥鎗試驗知之。又過哈密六百里。有吐魯番。去雪山百餘里。其人晝伏。至夜始出耕種。其地甚熱而多石。若日出時耕種輒然死。又哈薩克郎古陽關地。其人心好鬪。常結隊以殺擄為事。人心亦齊。若婦女被人擄去。其婦女必乘間手刃其人而回。此地亦熱。草極肥盛。馬皆汗血。所產蘋果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回子種類極多。皆元太祖後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約十萬人。皆住帳房。惟北極下為最寒。往時

有人築室而居。明年人往視之。其人已無復存者。但
見林間雪深數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積冰數百丈。
向以爲荒誕。以此觀之。信不誣也。總之西北地方極
大。其風土亦各不相同。朕嘗詳悉訪問。是以一一周
知耳。

康熙五十八年

上諭。朕於地理從幼留心。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
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
擊詳悉。載入輿圖。大概中國大水皆發源於東南諸

莫渾烏巴西大幹內外。其源委可得縷晰也。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衆泉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郭他拉。西番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爲河源。滙爲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土七喇哈納。番名岷尼雅克撒。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之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

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至灌縣分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而爲一。東流至敘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厄尹烏蘇峯流出。烏厄尹烏蘇峯中華謂之乳牛山。其水名移魯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流入岷江。經夔州府入湖廣界。由荊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水源出陝西寧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

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諸水在東南諸莫渾烏巴西大幹之內。源發於西番。入於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格爾機襍噶爾山。名雜褚河。一源於濟魯肯他拉。名敖母褘河。二水會木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合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爲喀喇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彝界爲怒江。入雲

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爲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爲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諾木渾烏巴西大幹之外。皆流入南海。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卜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爲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過日噶云噶兒城旁合噶爾詔母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爲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

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布卜。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譯言獅子口也。有泉行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會焉。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可克國。為岡噶母倫江。卽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

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卽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卽岡底斯。是唐古時稱。岡底斯者。猶云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卽阿耨達池。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云貞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爲善才第二十八叅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塔拉山也。亦謂觀音現身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

故於彼地山川亦可引以爲據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註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試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雖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招招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

國載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歸時以牛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即不能前進而返。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

王阮亭司寇云。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俱有一定儀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長科。道稱道長是也。自丙子祭告回京。見聞頓異。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矣。

翰林吏部官揖尚右。謂之南禮。科道官揖尚左。謂之北禮。郭瑞卿琇先官御史。及爲學士。遇翰林官只行北禮。

宋牧仲犖撫吳時。爲唐六如修墓。韓文懿公題云。在昔唐衢常慟哭。祗今宋玉與招魂。眼前語信手拈來。便成絕對。

洪昉思昇爲王貞女作金環曲云。王家有女字秀文。少小綽約蘭蕙芬。項郎名族學詩禮。金鐶爲聘結婚姻。十餘年來人事變。富兒那必歸貧賤。一朝別字豪

貴家。三日悲啼淚如霰。手摘金鐶自吞食。將死未死救不得。柔腸九曲斷還續。臥地祇存微氣息。詎料國工賜靈藥。吐出金鐶定魂魄。至性由來動彼蒼。一夜銀河駕烏鵲。嗟哉此女貞且賢。項郎對之悲復憐。朝來簇倚鏡臺立。代繫金鐶雲鬢邊。此種詩足以維持風化。何必藉長生殿以傳耶。

曹練亭尙衣每出。肩輿中必攜書一本觀之不置。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陳太守鵬年不相

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

李文貞公光地。以耆碩特備

顧問。嘗承

旨纂修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律呂韻學諸

書。自言晚年學問始進。得力於

聖訓居多。

朱竹垞遊揚州康山。有有約江春到之句。後六十餘

年。康山主人江穎長春修葺其地。恭迓

翠華臨幸。極一時之盛。其姓名恰與竹垞詩句合。亦

奇。

任邱龎雪崖塏守福建建寧府。甫到任。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冊局。毀冊書。塏聞信馳往。傳學典諸員。集紳士於明倫堂。數令罪而諭士民毋生亂。查倉庫及冊局。收未焚餘冊。變遂定。時制府惡民俗刁悍。欲重懲之。而浦令與紳士爲仇。有羅織意。塏大言曰。令實已甚。吾可殺人以媚人乎。僅坐重辟一人。流二人而已。浦人尸祝之。或書於九仙山壁云。龎公判事。皎日當空。慈心彌勒。白面包公。

王阮亭選十子詩。商邱宋犖。郃陽王又旦。安邱曹貞吉。黃岡葉封。江都汪懋麟。曲阜顏光敏。晉江丁煒。德州田雯。謝重輝。江陰曹禾也。

高阮懷詠少時。夢行市上。見大幅字鋪滿街心。不敢踐。尋側徑迤邐入。不覺輕舉凌雲。忽至一所。樓閣壯麗。踰檐入門。有黑而鬚者目光如電。擁皁纛自內出。遇之。神睒而顧問纛卒。有所言者再。乃去。遂及門。門左見而執笏者甚衆。心知為天庭。竊訝何緣至此。俄有導者引至右廡。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坐三。黃細畫

畢此。私念何可據三官坐。遂出。復引至文昌宮。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驚而寤。王子貢入成均。應廷試。至五鳳樓金水河。仿彿夢中。以爲兆應矣。及召試授檢討。入史館。復夢前境。心惡之。遂引疾歸里。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辭世。究不言其故。果以於年二月二十八日卒。其生有自來而終反其位耶。不可得而知矣。

仁和王桂山嗣槐。少工駢體。晚乃專爲大家之文。二體並傳於世。己未薦舉不中。授中書舍人。戊辰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恭進
孝德廣運頌。
上南巡。奏獻於靈隱寺。後羣臣送
聖駕至河干。
特召嗣槐。
諭以所進文字已看過。
天顏溫霽。尚有數語以
御舟迅發。聽未真。觀者莫不榮之。
王麓臺原祁。康熙庚戌進士。

聖祖知其善畫。
命供奉內廷。鑒定古今名書畫。充書畫館總裁。嘗在
南書房被
命畫山水。
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并
賜以詩。其隆重如此。人乞其畫者踵相接。然應
詔不暇。大抵賓客弟子輩代筆者什之七八。其真跡
不可多得也。
康熙壬辰有三庶吉士。一爲長洲顧俠君嗣立。散館

後郎告歸。居秀野草堂。有元詩選初二三四集。注韓昌黎溫飛卿兩家詩。一爲無錫杜雲川詔。以養親歸。與道士槃連僧天鈞結三逸社。選唐詩叩彈集。一爲江都程伍喬夢星。不就職歸。注李義山詩。三人者可謂不慕爵祿。超然榮利之外矣。

王阮亭在京師與同人爲銷夏會。以五月賣松風人間本無價爲題。一時名作如林。厲雪崖塏云。閒傍蒼松置短牀。南風瀟灑透衣裳。人間第一清涼散。休把千金比禁方。嘒嘒鳴蜩毒熱新。松枝輕颭午風勻。此

間好似清涼國。遮莫舖金肯售人。龍雷岸變云。岸幘披襟甚爽然。憑誰索價且高懸。東坡只欲時人買。剛道清風直萬錢。滿袖攜歸月嘯歌。紛紛觸熱客何多。涼風爭似涼州好。此價惟須問孟佗。

常熟汪玉輪繹。康熙丁丑會試第三。未與殿試。至庚辰以一甲一名及第。臚唱後歸第。馬上口占詩有歸計詎謀千頃竹。浮生只辦十年官之句。乙酉年奉命校全唐詩於揚州。事竣而卒。計自通籍至其時僅九年耳。前詩已爲之讖矣。

順治間徽州汪曰衡。夢見天榜會元汪士鋐。因改名應之。竟不第。至康熙丁丑。汪退谷士鋐中會元。相隔四十餘年。曰衡已物故。其孫記乃祖之言。以告人。相與嘆造物弄人亦覺無謂。此事與宋士殺改名朱鍔相似。而事更奇。

錢唐顧侍御豹文。彈劾不避權貴。然卒無妄言。嘗曰。言而當。足以裨國是。言之不當。雖天子不以為罪。使異日輕諫官。非計也。旨哉斯言。可為臺諫法。

于清端公成龍總督兩江。其族弟襄勤公亦名成龍。知江寧府。同姓同名同時同官一城。且同以清節著。聞位又同至一品。古所未有。

人家科第在積學種德。風水之說不足道也。然亦有灼然可信者。全椒吳榜眼昺之曾祖。為父卜吉壤。延閩人簡堯坡擇兆。三年不得。辭歸。吳翁固留之。一日同往梅花山中。遇大雪。同飲陳家酒樓。簡倚檻遠眺。久之罷酒起曰。異哉。吾遠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即同往三里許。審視良久。曰是矣。雪晴更往觀之。

喜曰。天賜也。然葬後君之子未即發。至孫乃大發。發必兄弟同之。兩面文峯秀絕。發必鼎甲。然稍偏。未必鼎元。或第二三人未可知。亦不僅一世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後孫國鼎中崇禎癸未進士。國縉中順治己丑進士。國對國龍孿生。國對中探花。國龍成進士。至冑兄弟亦先後成進士。而冑則中榜眼。簡之術亦神矣哉。

辛未名臣如陳恪勤公鵬年。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詩更瀟灑。有句云。隔簾幽韻上焦桐。一曲湘靈奏未

終。署記年時春雨後。海棠初試小熏籠。

關中李天生。因篤。仁和吳志伊任臣。俱寓益都相國邸中。一日會飲李閣學天馥家。天寒。天生衣短貉裘而來。毛色粗惡。李曰。是當內其毛而衣之。天生怫然曰。是反衣也。獨不聞反裘而負薪者乎。傳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內毛者反裏也。李曰。然則羊裘如何。曰。羊裘賤服。恐負薪者所衣卽此。但毛色所尚。古無明文。然定無從內向者。時毛大可奇齡在座。李以問之。大可曰。毛色不內向極是。但羊裘用純黑。論語羔

裘元冠。緇衣羔裘。以冠衣黑色表毛色也。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惟黑毛向外。當用白絲五條嵌之。使黑白分明以爲飾。此非外向乎。至狐羊貴賤不可考。然禮記黼裘誓省。大裘非古。解者謂以黑羊雜狐白。相間而成文者謂之黼裘。純黑羊裘謂之大裘。是天子用純黑羊裘。諸侯用之即謂之非古。是非尊黑羊而賤狐白乎。李以問志伊。志伊曰。觀黼裘誓省。狐裘祭臘。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用卑褻。自不如羊裘祀天之尊也。且檜詩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則羊裘

狐白雖皆可用爲朝服。然狐多羊少。則詩人譏之。此亦羊貴狐賤之一驗也。天生乃筴曰。田文以一狐白脫秦患。而五羊之皮。則秦人薄之。國策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若此果何貴何賤也。志伊曰。羊之價焉得如狐。然歷觀羣書。似乎羊裘價賤而用貴。狐裘價貴而用反賤也。坐客皆是其言。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請釐正祀典。其畧云。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即今懷慶府也。明亦

望祭於懷慶府。我
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爲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國門而望北一祭。亦權宜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
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莅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山在奉天府屬。今爲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

乎。況

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縣邈。

皇上聲教四訖。幅員之大從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鴨綠諸江。亦盡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題請改祭北岳於渾源州。旂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定於遼北近海地界云云。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邱濬言。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為宜。濬所

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
朝幅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入北海。今北海
之祭應改混同江邊望祭可也。奉
旨准行。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
駕幸五臺。駐蹕完縣。
召父老慰問
賜金。有蔡丹桂者。自陳縣學生員。家貧無以爲養。
上命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句稱

旨。賜白金五兩。金盤蘋婆果六枚。

諭曰。爾當努力讀書。開卷有益也。

陳鐵山常夏。家貧力學。嘗爲人傭書。順治辛丑會元。授米脂令。孫子未襲。幼孤貧。鬻某家爲伴讀。代主人子作文。師康知之以告主人。遂加禮焉。後中康熙乙丑進士。官至通政司叅議。人顧可不自立耶。

尤西堂嘗戲作浴乎沂風乎舞雩二句題詩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山左李少詹呈辭

謫塞外。有人以此二語贈之。及到遼東。解官爲高姓名士潔者。抵戍所。創有王侍郎名舜邇至。舜原名雄二語適與相符。亦奇。

孫子未冀。嘗於其師徐華隱坐中見一貧客。乃徐年家子也。仰體師意。招致家中。遇之甚厚。一日忽謂孫曰。受恩未報。明年當生公家。未幾卒。孫生一女。六歲時戲抱之語家人曰。此華隱師客也。云來報恩。乃是女兒。安所望報耶。女勃然曰。翁愔我女耶。當再生爲男。逾十日以痘殤。明年果舉一子。頂有痘瘢。名于篚。

字莊夫。後巾雍正乙卯舉人。

濰縣姜雲一國琛。少有至性。父游京師遘疾。雲一往省。則已歿。貧不能市棺。乞於市以斂之。復以其喪乞食而還。族黨憐之。爲醵金以葬。母善怒。怒則致疾。雲一百計解之。一日怒甚。雲一跪膝前。作小兒嬉戲狀。持母手撻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時雲一年五十矣。昌樂閻懷庭循觀與之善。問喜讀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也。嘗自述生平學力。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攖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懷庭爲

作姜先生言行記。

施愚山閏章官湖西道時。新塗有虎患。愚山爲文禱於山神。翼日有虎曳尾入村中。一婦人以舂杵擲而殺之。虎患遂絶。

濰縣劉衍泗繼聖由教職陞湖南慈利縣。時滇寇甫平。人民彫敝。劉以寬爲政。不忍輕用刑杖。與民語常呼爲兒。有人被罪法當笞。劉便慼然曰。兒何苦忍痛耶。慈利人感之。尋引疾去。民籲留不得。羣醵金送之。劉不受。民固請。姑人受一錢。凡數萬。時謂今之劉寵

云。

請城劉琰子棨。文正公之父也。年十一補諸生。康熙乙丑登進士第。出知長沙縣。三十七年遷寧羌州。是歲闗中大饑。劉請於監司。假廳倉粟以活州民。寧羌民故貧。多逋稅。遂聽民便。密粟箭蕨悉充稅。而自貲家中田代之輸。下車之日。城中居民僅七家。期年而輻湊矣。一日出郭見山多槲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綢。

吳江計甫草東。順治丁酉舉人。少負奇氣。過順德府。知歸震川先生嘗佐是郡。有廳記二篇。訪求遺碑不得。入署旁廢圃中瓣香再拜。又嘗至吳中。知黃向堅之孝。投刺稱門生焉。眞奇人奇事也。

長洲褚蒼書篆。學問淹博。天爵自尊。韓文懿公以父執敬禮之。康熙己巳
聖祖南巡。
召見於
行在所。

命書牋二幅。
御書海鶴風姿四字
賜之。時年已九十六矣。人瑞也。

熙朝新語卷五終

熙朝新語卷六

古歙 余金 德水 輯

康熙四十年七月。

聖祖駕幸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鷂一架。青翅蝴蝶一雙。

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云。生於穹谷山中。鷂能擒虎。蝶能捕鳥。

上賜以金而遣之。

長洲惠硯溪周惕。子士奇。孫棟。三世以經學傳家。二

百年來東南第一家也。著作甚多。
欽定四庫全書中多有采入者。
康熙十七年
命一等侍衛狼瞫。頒
孝昭皇后尊謚於朝鮮。吳人孫致彌爲副。奉
命采東國詩歸奏。致彌撰朝鮮採風錄詩甚多。不及
備載。錄其送詔使還京詩序云。
皇上紀元之十七年戊午。上騶武備二大人頒
大行皇后謚於下國時。則不佞謬膺寡君儐命之託。

馳迓龍灣。因護其行抵王京。二大人傳宣
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儀。前度使臣之回奏也。小
邦君臣且感且悸。惟是飲冰之行莫肯虛徐。請少留
而不可得。時值大歉。公私未立。殆不能備供億之禮。
二大人大加畫傷。一革浮費。所索惟詩文與書法而
已。寡君命朝紳或製或寫以應。橐中所齎。蕭然若寒
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備公仍將
兩朝宸翰示不佞暨都監諸官。其書曰正大光明者
卽

先皇帝筆。
今皇帝手書跋尾者也。其日清慎勤者
今皇帝筆也。生龍活蛟之蜿蜒。銀鉤鐵畫之勁健。眞
可以參造化驚風雨。跋語珠光玉潔。自有不可掩之
華。盖公世懋酬庸。錫予蕃庶。最以此珍玩。不以出疆
而舍之云。海外鯫生。非常
天使眷顧。則亦何途之從而獲此大觀也哉。自臨境
至回旆。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鴨綠江上。大
人徵詩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資。顧不佞素短於章

句。重以筮仕數十載。勞攘簿書。拋棄翰墨。自慚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辭之益固。命之益懇。因略敘其概。兼呈篇什。以供一粲云爾。詩五言十韻。其警句云。紙上風雷隱。毫端造化奇。城路風雄掣。滄江鼓角悲。未署伴送使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成均館大司成廣州後人歸巖李元楨。

康熙丁未夏。荷蘭國甲畢吧王油煩嗎綴極遣陪臣卑獨攀呵閏等入貢。內有刀劍八枚。其柔繞指。掮檀樹四株。各長二丈許。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長

二尺有奇。白質斑文。項有肉峯。荷蘭馬四。銳頭卓耳。形態殊異。又玻瓈箱牡丁香哆囉尼絨之屬。是歲暹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嘑陸坤。遣貢使握坤司答喇耶邁低禮貢六足龜孔雀馴象等物。回回國貢牛三角三目。

南昌滕王閣燬於金聲桓之亂。順治中蔡尙書士英開府江右。重新之。海內名流賦詩甚多。惟海鹽彭羨門孫遹詩爲最。其警句云。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

康熙己酉科。浙士有祈夢於于忠肅祠者。神告之曰。爾功名在署中。醒而不解所謂。是科領薦首題乃知之者一節。始悟署爲四者字。中者中式也。神固已明示之矣。

周司空清原肄業太學時。詩名籍甚。有詠白丁香句云。月明有水皆爲影。風靜無塵別遞香。一時傳誦。上
徹
宸聰。比官翰林。
召見時猶誦其詩句奬之。

潘炎耕耒由布衣薦舉。召試授翰林院檢討。幼時聰穎異常。過目成誦。試以憲書與之讀一過。即能背誦。首尾不遺一字。兄檉章有史才。頗承受其學。又從顧亭林徐昭法戴耘埜遊。故其學貫穿淹洽。無所不通。旁及歷算。悉有神會。昭法歿後無尺寸之產。畢嫡婦孤孫以託。潘恤之終其身。其古誼有如此者。蓋不僅以博雅稱也。

米紫來漢雯王文貞公崇簡之壻也。性放浪不羈。嘗以翰林典雲南鄉試。故事試差復

命不得過年。氷以六月朔赴雲南。事竣浪跡江楚。至十二月猶未還。婦兄王瞿庵遣人敦迫乃就道。及至都。自言我爲相公押解來京。都人士笑之。

靳文襄公治河。功績彪炳人寰。其河防奏議至今行水者奉爲圭臬。而其他建白尙多。知者葢鮮。茲錄其請減專差疏。以爲嘗鼎一臠。其詞曰。臣惟

皇上因在外諸臣。於民生疾苦不以上聞。

朝廷詔旨不行下達。廢弛驛站。侵冒錢糧。民隱莫申。民寃無訴。於是屢遣在內諸臣訪查察究。此

皇上軫念民瘼。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是以不得不然

也。但

天使之車塵馬跡。一經絡繹於道途。則閭閻之蒼首

黔黎。未免嗟咨於草野。在奉差之臣。未嘗不以

皇上之心為心。未嘗俱有示威勒措之事。并未嘗盡

縱家人跟役等。需索地方官也。然往來供應。雖盞酒

粒粟片肉隻雞。盡皆小民膏血。況地方官員賢能廉

介者少。平庸畏事者多。一聞

欽差將至。惟恐有所駁詰。莫不力圖要結以悅之。行

賄與否。姑置弗論。而飲食之費已屬不少。上司雖戒之曰。爾無科民。有司亦隨答之曰。斷不妄派。究竟無神輸之術也。更値不肖官員。借端多斂。則又不堪言矣。此等事務。臣雖未得確情。並無指實。然揆之情勢。在所不免。臣愚以爲除軍機重務。必須口授

廟謨於兵主。確酌商行者。自當專差馳驛。又在外貪官汚吏。督撫不行題叅。被科道糾叅。或旁人告發。并督撫扶同犯法。肆行貪婪之事。亦必須遴選部院能員。秉公確審者。無庸置議外。他如整頓驛站。料理軍

需查勘海疆。恤刑督賑諸務。似應責成督撫。蓋督撫
為封疆大吏。
皇上將數千里地方。數千萬百姓託之。綏懷撫治。乃
不夙夜黽勉。力報
君恩。將此等分內之事闒茸貽誤。甚至揑冒侵漁。致
煩
皇上左顧右慮。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職之督撫。雖
立置重典。亦不足惜。然天下督撫賢愚不同。未必盡
皆不肖也。臣請嗣今以後。凡督撫司道不能料理。必

須差員之事。自當照舊遴差。其督撫司道能行之事。俱責成督撫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貽悞生弊等情。即將該督撫司道立行從重處分。以爲大吏溺職之戒。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應而擾民矣。

康熙辛丑科得人最盛。名臣名儒多出其中。官尙書者一。嘉興錢陳羣。官侍郞者二。靜海勵宗萬。鄞縣邵基。官總督者二。上蔡陳元章。平越王士俊。官巡撫者四。新喻晏斯盛。滋陽喬世臣。安居王恕。漢軍孫國璽。名儒則德州盧見曾。孝感夏力恕。會稽魯曾煜。宜興

儲大文、歸安陸奎勳、金谿馮詠、閩縣謝道承。皆是科庶吉士也。

海鹽彭羨門孫遹。順治己亥進士。康熙中官至吏部侍郎。兼充講官。

上特命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音吐宏亮。極加稱獎。時明史久纂未成。

命爲總裁。

賜專勅。異數也。

松江濱海。一日兩潮。歷久不易。康熙戊戌重九日。華

亭王相國項齡拜入閣之

命。是日潮忽三至。咸以爲異。

朱竹垞以檢討被

命纂修明史。有上總裁七書。最爲詳贍。茲錄其一曰。彝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

史。受

命以來。憢憢惴惴。伏念史尙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

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制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眞宗。皆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記。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

韋金之亥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史有家人義兒伶官。宋史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爲之傳。或爲之表。釋老一也。或爲之志。或爲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爲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

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朶顏之三衛。會入版圖。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差。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恭順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志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

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若竟置不錄。難免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又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纂三卷。已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令之鄙棻。書法相違。匪敢揚己之長。暴人之短。但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爲有。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勅令歸國。斯太

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却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橚廢爲庶人。東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爲護衞。迫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譬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入於陷阱之中。縛之一二獄夫力耳。雖至愚者弗爲。而謂智慮過人之燕王爲之

平。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實遣之。姜清祕史据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爲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爲。帝曰。吾異日渡江。卽見吾親。此爲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耳。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葢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卽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

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之禮。未有不為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耳。況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之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皇帝墳。此尤無據。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

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爲異。乃誣爲建文帝墓。旣云不封不樹矣。其誰爲之立石爲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爲帝祝髮。旣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載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啟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卽命分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

之境。爲景先者持鐵棒啟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方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耶。答曰。便十族如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此則三家村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峯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爲九族。其實本宗一族耳。迨秦漢誅及三族爲最酷。而造爲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遽舍母妻之族。而遽誅及

於弟子友明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如宋仲珩、王孟溫、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爲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早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輯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載文皇入都。即收齊泰、黃子澄至闕。同磔於市。所牓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寺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

死。外遺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歷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黜竄元之故臣僚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之句。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附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東湖樵夫。雪庵僧。潔其身。隱其名姓。據傳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嚙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

十也。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卒於澤州公廨。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爲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舁至京。後使安南回滇。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詳事而移之楊應熊。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爲致身錄。久而附益之。不足信十二也。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

外。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邱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爲實。以僞亂眞。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垂鑒焉。

建德宋白山維藩。所善方尚節者。善卜易。以白山爲東道主。或經歲不歸。方春始和。白山必令占一卦以卜歲祥。戊午春占卦畢。忽呼奇奇。語白山曰。今歲必有人自

天子所來召君者。謹識之。白山箋曰。所以煩君卜者。姑以問安否何如耳。窮閻隘巷。於外間隔。孰爲翰音登於天者。而有命自天乎。方曰。書言之固然。謂余不信。請徐俟之可也。及開制科。辟書至。乃信方之術神也。

朱秋厓克生云。寶應西北七十里曰張公鋪。屬天長縣。康熙四年二月二日。張公鋪人見平地忽擁官艦數十。帆檣樓櫓畢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屬。儀衛森然。所過之地迅如鳥跡。草木皆靡。竟不知是何祥也。

益都冶孝子名昇。邑諸生。父植元。好遠遊。崇禎己卯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孝子發憤依肇慶道趙韞退進美。往端州冀便訪。一日有喬某者。亦山東人。往西粵。孝子跪請訪求。閱歲喬返。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遂辭去。溯牂牁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經遷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吏。詢知與其父舊爲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遇。覓得父櫬於龍州北門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敘其事爲龍州扶櫬記。

夫以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萬里之外。雖欲不謂之孝。其可得乎。亟書之以愧世之蔑視其親者。

康熙間泰安知州某。行泰山下。忽見片雲自山巔下。雲中一人端立。初以爲仙。及墜地乃一童子也。驚問之。曰。曲阜孔姓。方十歲。母病。私禱泰山府君。願殞身續母命。母病尋愈。私來捨身巖欲踐夙約。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嗟異。命輿載之以歸。

葉丙霞映榴。順治辛丑進士。由庶常累官湖北督糧

道。戊辰夏包子之亂。從容拜疏。公服自剄死。奉
旨褒嘉。特贈工部侍郎。己巳
聖祖南巡。其子葉敷迎
駕。
上諭禮部等衙門。當楚省兵譁之際。葉映榴盡節捐
軀。朕心深切憫悼。特詔所司優贈亞卿。兼子蔭卹。今
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迎伏道旁。彌增軫惻。忠節之
臣。應特予謚。以彰異數。爾等會議具奏。欽此。部議上
奉

旨賜謚忠節。

聖朝褒忠曠典。逈出令甲之外。葉公死不朽矣。

米侍講漢雯。令建昌時。有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役。一日見家僮輩兩素扇。一書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睢州湯文正公族人。家有傭工夫婦。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如是者數年。一旦扃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誰何也。此事

與文三郎相類。而蹤跡尤奇。

孫文定公廷銓爲童子時。嘗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睢盱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錯愕間。頓覺己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却。至半里許。其物忽不見。又書齋常有狐爲祟。公讀書其中。久之無所睹。邪不勝正。從茲可想。

餘姚黃棃洲宗羲。明御史忠端公尊素子。少補仁和諸生。忠端公死魏閹之難。崇禎初棃州年十九。刺血繕疏。袖長錐入京訟冤。至國門而忠賢伏誅。卹典已

下。刑部鞫閹黨許顯純等。召梨州對簿。即出錐錐許血被體。又毆崔應元。拔其鬚。歸而祭忠端神主前。已又擊殺獄卒顏咨葉仲文。蓋顯純爲大理時。鍛鍊忠端公罪。而絕命於二獄卒手。梨洲冒死報仇。時以忠義孤兒宥之。後以攻許阮大鋮被逮。值

大兵南下。事得解。康熙戊午己未。學士葉子吉都御史徐立齋先後薦於

朝。以老病辭。後

聖祖復以海內遺獻問徐司寇乾學。仍舉以對。且言

其衰老乃止。

盩厔李中孚容。父信吾死流寇之難。容母子相依。雖貧不受人餽遺。母卒三年後徒步之襄城。求父骨不得。知縣張允中聞之。爲立信吾祠。且造冢於古戰場。以慰其心。乃取其塚土歸告於母墓。更持服如初喪。累薦不就。

聖祖西巡欲見之。陝督傳

旨。容驚泣以廢疾辭。

特賜關中大儒四字寵之。

閩中有鬼孝子者。七歲喪父。家赤貧。孝子雖幼。即能以力養母。數年孝子死。鄰人將奪母志。孝子爲祟於其家以止之。且託夢於母曰。兒雖死。猶能以力養母。母泣曰。兒已鬼矣。安所用力爲。曰。母第適市語負擔者。令加重焉。兒陰佐之力。使能勝。則其傭可倍獲。母取其贏以給贍也。母如其言。果賴以存活。守節至老。宋射陵曹爲作鬼孝子傳。見虞初新志。世之生而忘親者。愧此鬼。

康熙甲申四月。

命侍衛拉錫等探視河源。初四自京起程。五月十三至青海。十四至呼呼布拉克。六月初七至星宿海之東。有澤名鄂陵。周二百餘里。鄂陵至有澤名札陵。周三百餘里。二澤相隔三十里。初九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登南山視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羣山。蒙古名庫爾袞。即崑崙也。南有山名古爾班吐爾哈。西南有山名布胡珠爾黑。西有山名巴爾布哈。北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東北有山名烏闌杜石。古爾班吐爾哈山下諸泉。西藩國名爲噶爾馬

塘。巴爾布哈山下諸泉名爲噶爾馬春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諸泉名爲噶爾馬沁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即古爾班索羅謨也。三河東流入札陵羅。自札陵一支流入鄂陵澤。自鄂陵流出乃黃河也。除此。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爲小河者不可勝數。盡歸黃河東下。使者自星宿海於六月十一日回程。向東南行二日。登哈爾吉山。見黃河東流至呼呼托羅海山。又南流繞撒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爾托羅海山之南。次日至冰山之西。其山最高。雲霧蔽之。蒙古

言此山長三百餘里。有九高峯。自古至今未見冰消。終日雲霧蔽之。常雨雪。一月中三四日晴而已。自此回行十六日。至席拉庫特爾之地。又向南行。過僧庫里高嶺。行百餘里至黃河岸。見黃河自巴爾托羅海山向東北流於歸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爾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餘里。寧夏之西有松山。至星宿海天勢漸低。地勢漸高。人氣閉塞。故多喘息。

靖逆侯張勇字飛熊。

國初定鼎。即仗劒出關。求見英王。王大奇之。提督甘肅。知安三桂將反。命子雲翼間道入都。首發其姦。聖祖親解御袍賜之。功成後謚襄壯。相傳其封公夢夏侯惇而生。侯薨後葬墳掘地。得夏侯碑碣。亦奇事也。

金會公德嘉。順治庚子舉人。就安陸府教授。不赴會試。一日夢有人投刺來拜。視之乃門弟劉子壯五字。奇之。因北上。康熙壬戌會試。總裁掌院學士朱之弼。乃劉子壯會試房師也。果中第一。夢兆之異如此。

張清恪公伯行。康熙乙丑進士。歷官至江蘇巡撫。素以清節理學著名。四十八年大計。盡除吏之貪婪不職者。萬民鼓舞。而總督噶禮貪黷怙勢。素與齟齬。辛卯科場事發。

上命刑部尚書張鵬翮往鞫。亦畏其勢。伯行抗疏上言噶禮營私壞法。有曰。仰祈

皇上大奮乾綱。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振萬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人皆傳誦。噶禮亦誣伯行不肯出洋數事。

上命並解任。
命工部尚書張廷樞來鞫。並擬革職。
上責諸臣顛倒是非。革噶禮職。留伯行巡撫任。
諭諸大臣曰。伯行乃天下第一清官。噶禮辦事歷練。
操守朕未能信。若非張伯行在彼。江南地方受其侵
削一半矣。中外無不頌
聖祖知人之明。
海寧查嗣韓。以五經鄉薦不第留京。住西華廠劉廷
璣宅之無倦軒攻書。身素弱。劉勸慰之曰。吾非不知。

曾夢神賜書。有五色雲中第二人句。是以戀戀冀其一驗耳。至康熙戊辰。果以榜眼及第。

孫松坪致彌。康熙戊辰進士。官編修。髫齡即以詩供奉禁中。四十餘年。有歸舟口號云。有淚何曾灑路窮。小船欹側逆流中。科頭白眼傾尊酒。飽看人家使順風。其襟懷磊落可想。

餘姚汪鑒。少任俠。及從勞麟書遊。研心朱子之學。粹然儒者矣。其父歿雲南。鑒扶櫬歸。至漢江遇大風。舟將覆。鑒憑棺號哭。誓以身殉。風忽止。得泊沙岸以免。

人咸謂孝思所感。

熙朝新語卷六終